

【姬屋藏郊】贞人滞骨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728477)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728477>.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 , Major Character Death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姬发/殷郊 , 发郊 , 姬屋藏郊 , 考姐 , 彪单箭头考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 崇应彪 , 苏妲己 - Character , 伯邑考 , 殷寿 , 崇侯虎 , 姜桓楚 , 姜王后
Additional Tags:	如果殷郊成为了贞人而非战士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0-10 Words: 15,353 Chapters: 1/1

【姬屋藏郊】贞人滞骨

by [Theodoresky](#)

Summary

殷郊没有成为战士而是跟随他的叔祖比干成为贞人。

*事件顺序有改动

【宗庙 夜晚】

松明火把照亮了朝歌的夜晚，马蹄声搅碎良人的安眠，疾驰的卫队冲到宗庙门口，浓烟熏黑漆红的柱子。一个人被从车上推下，穗黄服饰给麻绳勒得起皱，但是身姿依旧挺拔。

侍卫下马上前叩响玄黑的大门：“王家侍卫奉大王之命押送犯人！”

门很快开了，奴隶背着绳子向两边生拉硬拽，包了铜的门铰发出令人牙酸的声响。槛内站着一个白衣黑裳的贞人，头发梳得整齐，簪一支雀金：“押送何人？”

“回少司命，”侍卫拱手，“乃西伯侯长子，伯邑考。”

伯邑考抬头，殷商少司命有一张和殷寿过分相像的脸，浓烈稠丽，在月光下尤甚。他是殷寿的儿子，伯邑考一瞬间想通了之间的关节，尽管他们身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气息。

殷寿的儿子皱着眉问侍卫：“他犯了什么罪？”

“王，没有说。”侍卫只负责押解，并不敢问太多。

“宗庙不是关押犯人的地方。”殷寿的儿子却不肯放过他们，他英挺的面孔被月光分割出明暗，像是一尊活过来的雕像：“你们应当把他带去地牢。”

“王命如此，不敢不尊，请少司命不要再问，尽快放行。”侍卫无奈，又不敢说重话顶撞。

殷寿的儿子不依不饶，他微微抬起一点下巴，跨过门槛走下台阶，伸手按住伯邑考的肩膀，扭过头对王家侍卫队说：“人留在这里，你们可以走了。”

“大王命我等押解犯人入宗庙，若是犯人逃跑，我等……”

侍卫还没有说完，殷寿的儿子直接打断，一双亮如星辰的眼睛看着伯邑考：“子之侍父，如敬昊天。西伯侯尚幽禁地牢，世子岂敢独走？”

侍卫们拗他不过，只好像潮水一样退去。殷寿的儿子抓着伯邑考背后的绳结，扶着他跨过门槛：“你是姬发的哥哥？你不在西岐守着，跑到朝歌来做什么？”

伯邑考靠着他的胸膛借力，轻声说：“子之侍父，如敬昊天，我父亲老迈，不堪牢狱之苦，我自愿替他受过。”

“西伯侯伪造卦象、意图谋反，是死罪。”殷寿的儿子推开配殿屋门，屋子里收拾得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装饰，也无一丝灰尘，唯有床头的架子上横置一柄苍青夹铜金的长剑。他扶着伯邑考挨着床沿坐下，起剑干脆利落挑断了绳子。

“我正是来替他赴死的。”伯邑考活动肩膀和手腕，绳子绑得太紧，好些地方破了皮，烧灼似的疼痛。

殷寿的儿子点起一盏油灯放在桌上，一只手护着火，闻言一愣：“姬发知道吗？”

“他也许猜到了，”伯邑考说，“但我没告诉他。”

殷寿的儿子用罍盛了淡酒递给伯邑考，转身出配殿叫来侍从：“去请姬发过来，偷偷的，别让人看见。”

侍从还未领命，姬发的声音插了进来：“殷郊！”

这是殷寿儿子的名字，伯邑考整理衣服，等二人一同进来。

姬发穿着夜行的斗篷，戴兜帽遮脸，进屋也不先脱下，反而从怀里拿出一个绸布的小包递给殷郊。殷郊接过来打开，是新鲜的菱角，提前破开了口子，为了保持鲜嫩只没去壳。他摸出一个掰开，雪白的菱肉蹦了出来。

姬发看他吃了，露出些许笑容。“哥哥！”他扑到床边握住伯邑考的手腕仔细翻看，又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瓶，倒出浅黄色的药粉敷在红肿的伤口处，“父亲认罪了吗？大王同意放了父亲吗？”

“大王答应我过几天就放父亲回西岐。”伯邑考微笑着摘去姬发的兜帽。姬发从小就不太会打理头发，几缕不听话的发丝垂在额头蓬乱着。

“太好了，我就说大王明辨是非，只要父亲肯认罪，大王一定不会为难父亲。”姬发喃喃自语以说服自己，“那哥哥你呢？你会和父亲一起回去吗？为什么他们把你押来宗庙？”

“父亲犯了大罪，失信于大王。只有你一人留在朝歌并不能让大王安心，恐怕我也得待在朝歌为质一段时间，以宽慰大王。”伯邑考拍拍姬发的肩膀，示意姬发不必蹲着受累：“不用担心我，你早点回去歇息，身为王家侍卫可不能懈怠。”

“哥哥！”

“没事的，我在少司命这里，很好。”伯邑考看向殷郊，又微微一笑：“水汽深重，恐怕要下雨，你快些回吧。我不能送你。”

“我送你。”殷郊说。

二人并肩出去。姬发仍不放心：“殷郊，我哥哥拜托你多多照顾。他的脾气其实和我们的父亲很像，也是违心之事从来不做。若是一时左辶.....”

“我答应你。”殷郊不等他说完便道，“明日我进宫一趟，也许能在父亲跟前说上话。倒是你自己万事小心。”说着从手腕上解下一根红绳递给姬发，姬发不接，他就系在姬发的手腕上：“如今朝歌有狐妖，入夜伤人，你若是遇上了，解下绳子朝它脸摔过去，它不敢伤你。”

姬发看手腕绳子，又看殷郊月下面孔皎洁，眼睛一热，低声说：“那我去。”

殷郊看着他骑上马，拐过街角不见，才吩咐奴隶拉上门。回到配殿，伯邑考端着罍啜饮淡酒。殷郊关上门，皱眉道：“你并未对姬发说实话。”

“王子郊何出此言？”伯邑考淡淡道。

“我能闻得出来。虽然你身上并无一处伤口，可有一股血腥味挥之不去，还有狐妖的气息。”殷郊说，“我曾与那狐妖交过手，虽然未能将它斩于剑下，但它必受伤不轻，恐怕最急着想要活人血——那狐妖是不是在王宫里？在我父亲的身边？”

“是。”伯邑考答，“王子郊为何不在姬发面前揭穿我？”

疑惑浮上殷郊的面孔，似乎不明白为何伯邑考有此一问：“此事让姬发知道不过徒增他烦恼，你不会害姬发，不说自然有你的原因。”

伯邑考凝视殷郊俊美无俦、全无心机的脸庞，心下一动，不由地说：“王子郊不必去大王面前替我求情。”

“为何？狐妖既在宫中，父亲发难西伯侯定是为狐妖所惑，身为儿子，见父亲有过失如何不劝诫？”殷郊一顿，“再说，我也答应姬发了。”

“你父亲不会听你的。”伯邑考摇头，“王子郊又何必把自己搭进去？”

【西寝 白天】

琴音稍歇。

“你心里有事。”华服女子越过琴冕握住殷郊的手，宽大的袖子扫过琴弦却不闻一声，“便不要再弹了。”

“是我不好，”殷郊反握住女子的手，将手背贴向自己的脸，“让母亲担忧。”

“怎么会，能见到你母亲高兴还来不及。”姜后抚弄儿子的脖颈，“伤都好了吗？还有再遇见那狐妖吗？”

“伤都好全了，只是儿子听到有传闻说那狐妖躲进这宫墙之内，心里实在放心不下。”殷郊放下领子，好让姜后见三道极浅极淡的爪痕，“许久未见父亲、母亲，不知父亲、母亲近些日子——”

突然一内侍疾行过朱门，跪趴于地：“小人在鹿台外候了半个时辰，大王……还是不见。”

“知道了，下去吧。”姜后脸上浮起一个无奈的微笑。见儿子皱眉不语，她安慰道：“你父亲如今做了大王，政务繁忙，不见也是正常之事。”

“我去请父王。”殷郊换上笑容，将母亲双手握住轻轻置于琴上。

“不必了，”姜后收回手，攥紧袖子，侧偏过头去：“你父亲召你舅舅入朝歌觐见。南伯侯谋反被杀，西伯侯又因卦象落罪，你父亲正猜忌东鲁姜氏呢。”

“怎么会。”殷郊走到姜后身边，环住她肩膀：“母亲与舅舅兄妹多年未见，父亲定是不愿母亲深宫寂寞所以才召舅舅的。我现在去把父亲请来，我们一家团聚。”说罢起身，姜后没有拦他，昔日明亮的眼眸里盛满了灰烬般的晦暗，欲语还休。

我的孩子啊，你不了解你的父亲。

殷郊穿过长廊，亭台楼阁如旧，只听一阵幽幽歌声，如泣如诉、似有若无。他停住脚步，仔细听了一会儿，向前走了几步，不远处又是一处朱漆门庭。殷郊问侍从：“那是鄂夫人的院落吗？”

“是的。”侍从低声说，“自从南伯侯……之后，鄂夫人的疯病越发厉害了。”

“去看看。”

侍从忙弯腰：“少司命还是别去看的好，鄂夫人如今已不识人，连自己的侍女都认不出。一时好了还罢，一时又逞凶伤人。”只是还未说完，殷郊已经走远。

院落萧瑟，时间仿佛过得比别处更快，分明还未到芒种，银杏叶已金黄落了满地。一个女人披散着头发坐在树下哼歌，听见殷郊靴子踩上落叶的“莎莎”声响，她抬起头。鄂顺的姐姐年轻的时候曾经号称南都第一美人，十六岁嫁给当时的太子殷启做王妃，如今虽然又疯又病，却还依稀能见姣好的轮廓。“郊儿？”她轻声唤道，“你来看你弟弟吗？洪儿总是哭，你陪他玩一会儿吧。”

说完她又低下头去，抱着怀里的被子摇晃：“洪儿不哭，洪儿不哭，看看是谁来了？是郊哥哥，郊哥哥来陪你玩了。”

殷郊伸手拨开被子，侍从们屏着呼吸，撇开眼睛。被子里面是个木偶，做成四五岁小孩大的样子，头顶上套着一把真头发。殷郊仿佛没看出来那是木头似的，手指碰木偶的脸蛋，擦去并不存在的泪水：“洪儿乖，不哭了，受什么委屈了和郊哥哥说……”

殷洪是鄂夫人与殷启唯一的孩子，比殷郊小几岁，身体非常不好，三痛两病，寻医问药不断。偏偏他又生得非常可爱，烧得通红的小脸挂着泪珠，还要抓着殷郊的手指。他很黏他的小哥哥，就连死去的那个晚上也不曾放开手。鄂夫人哭得肝肠寸断，殷郊那时候年纪也不大，还不能完全明白死亡的意义。他拉着鄂夫人的袖子，说：“洪儿在树下叫我们呢，快过去吧。”

之后鄂夫人就疯了，发作时总觉得殷洪还没死，在树下要娘亲抱。

殷寿捆了殷郊送给殷启处置，还是比干赶过来救了他：“殷郊应当做贞人，问鬼神事。”比干告诉殷郊，他看到的是殷洪踟蹰不去的生魂，活人是不能与生魂相触的，不然就会像鄂夫人那样，她的身体还活着，但是魂魄已经和殷洪一块前往幽冥。

殷郊却觉得不是这样。鄂夫人只是太伤心了。

他按着被子哄了一会儿，鄂夫人说：“笑了，看到哥哥就不哭了，洪儿真乖。”她嗓音又绵又柔，忽然，她倾过身体握住殷郊的手：“郊儿最近有没有见过鄂顺？我好久没见他了，洪儿说小舅舅答应过给他买枣糕的。你见到鄂顺提醒他别忘了。”

鄂顺秀气的面容在殷郊眼前一闪而过，那颗头颅还挂在城外呢。殷郊看着这个死了孩子、死了丈夫又死了父亲和弟弟的女人，轻声说：“好，我若是见到鄂顺一定提醒他。”

鄂夫人笑了，心满意足抱着棉被咿呀咿呀又唱起歌来。

“走吧。”殷郊站起来，带着人离开这个寂静的小院落。孟方反了、苏护反了、鄂顺的父亲南伯侯鄂崇禹也反了，还有多少诸侯真心拥护殷商做这天下的主人呢？

祖宗神灵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殷郊闭上眼睛，鄂夫人的歌声远去了，另一种更为刺耳的声音占据了他的意识。磨牙吮血，诡异的腥味顺着墙根爬上屋檐。殷郊猛然睁眼。

是狐妖！

他拔出短剑，手握锋刃，用力拉了一道，大步朝着声音的来源跑去。只见一只绣鞋两朵珠花，侍女倒在墙角，胸腹破开，血沾了狐狸满脸满身。见了殷郊，狐狸咆哮着龇牙，作势扑咬，实则叼起一截死人肠子朝殷郊砸了过来。

殷郊一刀将肠子劈开。狐狸趁机跳上了房梁，纵身几跃，竟朝着摘星阁的方向去了。殷郊收刀穷追不舍，转过一个弯，与一人撞了满怀。正是姬发。

“狐妖！它往摘星阁去了！”殷郊来不及解释更多，抓着姬发就跑。

华美的楼阁沉浸在黄昏第一缕光线中，铁甲银靴打破这一层微妙的平静。殷郊不管不顾闯入摘星楼，提剑斩妖狐，却见那狐狸躲在一具极为美艳的身躯之中——苏妲己睁开了双眼。她匆忙裹紧衣服，朝着正殿跑去。轻纱曼丽，她扑倒在殷寿的脚边：“大王救我！王子郊要杀我。”

“孽子！”殷寿一手揽住妲己，怒视亲儿：“带剑闯宫？好啊，可真是我的好儿子啊！”

“父亲！”殷郊跪下，却不叩首，手只握着剑柄：“儿子追一只狐妖到此！担心狐妖伤及父亲所以才贸然闯入！”

“哪里有狐妖！”

“苏妲己就是狐妖！”殷郊欲拔剑，姬发从他身后扑上来按住他的胳膊。

“妲己终日伴我左右，她若是狐妖，我怎会不知！”殷寿暴喝，倏地神色一变，声音又转向低沉：“是你母亲。是你母亲叫你来的是吗？因为寡人宠爱妲己，你母亲让你来指认妲己是狐妖，魅惑了寡人心智？是不是！”

“这和母亲没关系！”殷郊甩开姬发，怒而摔剑，“苏妲己就是狐妖，孩儿亲眼所见。母亲陪伴您多年，您怎可如此猜度于她！”

“你乃殷商少司命，未蒙传召不得入宫，又如何见得妲己？还说不是你母亲指使？”殷寿怒极，拿起玉杯朝殷郊掷去。姬发抢上前来，叫杯子砸破了额头。

“姬发！”殷郊连忙去扶姬发，只见血线顺着姬发的额头延伸过脸侧直直滑进衣领，“父亲！”

“滚出去！”殷寿低低咆哮。

殷郊还想再说什么，姬发抓住他的手，拉着他一同磕下去：“谢大王！”

【宗庙 夜晚】

湿布擦去凝固的血痂，干布摁住伤口，薄木片和干草烧出草木灰混合墨鱼骨磨的粉摊薄用于止血，加了酒熬制的药膏能帮助伤口尽快愈合。姬发把头发束到脑后，任殷郊处理额头的伤势。“所幸没伤到骨头。”丝绢缠绕两圈在姬发脑后打了一个死结，殷郊洗了手拿麻布擦干，“还很痛吗？”

“痛倒还好，就是痒。”姬发揉了揉，转头笑着对满面忧虑的伯邑考道：“吓着哥哥了？平常其实也……”

“王子郊这里一应药品齐全，给你处理伤口动作娴熟，一看就知道你没少受伤。”伯邑考端过陶盆，脏水尽数泼到外头，看着姬发叹气：“自己总是不在意。”

伯邑考猜得也没错。姬发已经记不清楚是哪年哪月 and 谁打了架，又羞于让别人看见赤裸的伤口，所以跑出来迷了路，在墙底下撞上的殷郊。那时候的殷郊也是白色上衣黑色下裳，只是还从没练过怎么给人包扎，光会把布缠紧，痛得姬发吱哇乱叫。

“这次是我太冲动了。”殷郊说，油灯忽闪在他脸上投去明灭光影，“我光想着要抓住狐妖，想不到父王被魅惑至此，竟然包庇狐妖，宁不惜我母亲。”

有狐若此，有王若此，朝纲若此，大商如何？天下如何？

姬发靠过去撞他肩膀，却没说话，只静静坐着相陪。自打姬发年少误闯此处，与殷郊结识，这么多年来每当殷郊或是难过或是悲伤，他总与他靠着。

“别想了，”过了好一会儿，姬发才道，他握住殷郊的手腕轻声说：“你和哥哥早点休息，我先回质子旅，会有办法的。苏妲己若是为狐妖附身，天长日久总会露出马脚。到那时，主帅定不容它。再说了还有比干叔祖呢，主帅不信你，总不会不信大司命。”

“我只是替母亲……算了，不说了，”殷郊勉强挤出一点惨淡笑容，找出一件斗篷，姬发常往他这里跑，不缺衣服，“你快点回吧，别误了时间。”

这样亲密相厚全无避忌，伯邑考从旁看着，结结实实吃了一惊，甚至心生隐忧。

姬发走后，殷郊仍坐着。他身上有一种很特殊的天真，能理解世界上最残酷的本质却对活着的人有着超乎寻常的放纵与信任。天色已晚，伯邑考亦打算休息：“王子郊还有什么要与我说的吗？”

“她喝过你的血。”殷郊低声说，“你到底为什么被关到这里来？”

他们都知道这里的“她”指代苏妲己。伯邑考想起冀州的漫天大雪，和雪中被包裹得像是一个团子的小女孩。那是很多年前了，冀州侯苏护向西岐买粮，父亲便带自己一同前去苦寒之地。谁料冰雪也养人，苏护的孩子生得玉骨冰肌。苏护曾说，也许等孩子们长大了能缔结一段姻缘。姬昌没有赞同也没有反对，只说：“也是好事。”

小女孩的脸融化在油灯的火光里。她长大了，更美了，笑容里同时透着脆弱和妖异，殷寿要杀伯邑考，她却说：“都说西伯昌是圣人，圣人之子的血比任何人都要甘美、滋补。”

伯邑考闭上眼睛，再睁开，眼前殷郊的脸也很美。朝歌仿佛一个盛放美丽巨大容器，底下透出腐烂的气息。“我不擅长说谎。”伯邑考说，“恐怕没办法给王子郊想要的回答。”

殷郊定定地看着伯邑考的脸，却无法从这张与姬发有五分相似的脸上读到任何东西。大司命比干曾说过，人比鬼神更加复杂。尽管鬼神时常暴戾、易怒、阴晴不定，但是祂们的表达是直接的，明确的。但是人不同，语言赋予了他们太多的可说与不可说。

在这一层面上，殷郊更喜欢和鬼神交流。

“郊哥哥。”稚子的声音响起，殷洪站在银杏树下，金色的叶子落满他的榴火深红的衣裳，“哥哥。”他牵着殷郊，手凉得像是沁了水的玉。殷郊知道他在做梦，他有时候会做这种梦，在梦里见到死去的人，他们会和他说话，告诫他、威胁他，或者仅仅只是知会他。比干抚摸他的头发，将幼龟放在他的掌心：“那是你的祖宗，他们取用不同的样貌来见你，给予你警示。不要畏惧，不要害怕，殷郊，你生来就是做神的使者的。”

小小的殷洪拉着他朝着朱门外走去，台阶自他们身前碎裂，但殷郊并没有坠落，他仿佛漂浮在苍茫之中，殷洪依偎着他的身体，灰烬在他面前凝聚成一个人的样子。穗黄的衣裳，金色的发簪绾起头发束在冠内，好整齐的模样，他走到屋宇中央，朝着殷郊的父亲拜下去。

“我可以替他去死。”

“他不能死。”殷洪突然说。早逝的漂亮孩子像被风吹散的萤草飘浮在空中，幼短的双臂绕过殷郊的脖颈，用着大人的声音说：“为了成汤社稷，他不能死。”

殷郊睁开眼睛，后背汗湿。

夜深人静，蚊虫低鸣，只听一声滚雷。

又要下雨了。朝歌天谴，天气也格外反常。伯邑考手持蓍草，卦象已明。

乾上坤下，是否卦。西岐以地为生，应坤卦；殷商贵为天下共主，应乾卦。天地不交，上者钟鸣鼎食，下者饿殍遍野，若要止此天灾与人祸，须得乾坤倒转，方得否极泰来。

可要得泰来之势，必得推殷商之乾到极致，而今殷商王庭之中却还有一人犹怜草木青，未绝天之意。

王子郊。

【大殿 白天】

雨水连绵成一首古老的歌谣，从屋檐滴落尘土，乐师一排排立在边上，仿佛是会呼吸的柱

子。殷寿神色轻松，好像天谴的阴云已然散去，城外并未并排挂着南伯侯和他儿子的头颅：“王叔何事？”

“我来恭贺大王新得美人苏氏。”比干立于殿下，双手微微一拱，宽大的袖袍随着他的动作微微摇晃。

“是殷郊告诉你的？”殷寿手指敲击身前的大案，“他还说什么了？说姐己是狐妖，魅惑于我？他给他母亲惯坏了。王叔还要为他说话吗？”

“大王，我不是为了替殷郊说话才来的，我是为了大王来的。”比干站直了身体，直视他兄长仅存的子嗣：“商王娶妇必问先祖，大王若是爱重苏氏，不如带她拜见祖宗，过了明路。”

“祖宗？”殷寿古怪一笑，旋即正色道：“这是自然，近日天谴事多繁杂，我竟然忘记求祖宗庇佑赐福，叔祖且先回去准备，我不日便携美人苏氏前来宗庙。”

“大王打算用多少人性敬问先祖？祭品的规格——”

“我记得南都鄂氏还有一女在朝歌，曾为罪人殷启之妇，她既是贵族之后，又曾诞下殷商血脉，以她为祭，祖宗定然满意。除此之外，再添十九人性，便够了。”殷寿仿佛想起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就让殷郊去准备吧，他既然有工夫提着剑闯摘星阁，想来应该没什么要紧事在身。”

【宗庙 白天】

一头牛背被在大殿之中，地上火笼烧旺了炭，殷郊时不时在火中添松油，祭台上碗碟在列，对应着放满了各色鲜果、各样炙肉、盐还有滴了血的酒。宫装女人坐在树下，依旧痴痴笑着，抱着棉被和木偶。门外，王家侍卫分列而站，被装在木笼中的奴隶低声哭泣。

殷郊拿一块羊羔皮仔细擦拭他放在床头的那柄苍青夹金铜的长剑，偶尔抬头，每次都恰好看见姬发走过去的背影。伯邑考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手里握着粗糙的麻绳，递给殷郊。殷郊放下剑，接过绳子。“委屈世子了。”绳子绕过伯邑考脖颈，反拧三次，穿过他腋下，绕到后背再束缚他的双臂，“等父王他们离开就立刻给你解开。”

外面近二十个奴隶很快就要被绞死，殷郊只关心他委不委屈，情景荒谬得让伯邑考想笑，又令他可叹。这也许不能怪殷郊，只能怪上天五百年前竟然会选中像成汤这样的人来成为天下共主，又或者是夏桀的残暴竟让成汤也能算得上仁德。

殷郊还在说：“父亲只是被狐妖魅惑了，只要杀了苏姐己，他就会变回从前的样子。他曾是殷商最强大的勇士，荡平天下的英雄。”

“少司命真当认为苏姐己死就能消除天谴，保天下太平？”伯邑考轻声问，“少司命相信一个王朝的兴衰能系在一人性命之上？”

“我信。”殷郊打好绳结，轻轻拉扯，确定伯邑考无法挣脱，“也许这话说来可笑，但西伯侯擅长卜卦，想来世子于天道于命理亦有渊源——世间之大变，往往由一人主导，余者不过是其从属和附庸。此为命定之人。”

“若是此人之死可保天下太平，少司命认为他就应该死去，是吗？”伯邑考追问，“若是这个人就是少司命自己呢？”

“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惊讶在殷郊脸上一闪而过，“也许对其他人来说，死亡是一切的终结，是不再相见的分离之地，但我是殷人，身体里流着成汤先祖的血。死亡对我来说不过是活的另一种形式。”

只有两种人会轻言谈死。一种是完全不懂死亡意义的混沌之人，另一种则是完全明晰死亡的意义故而走向死亡的人。殷郊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

“若是姬发知道少司命如此想法，”伯邑考眉间含着一缕殷郊理解不了的愁绪，“会难过的。会非常非常地难过。”

“姬发？”殷郊下意识向门槛外看去，正对上姬发的视线。姬发轻轻点头。殷郊冲他仓促一笑，还未来得及再与伯邑考多说半个字，只听车马喧嚷，殷寿已经到了。

商王一身红底白衣冠服，肩膀袖口都用了大量的金线钩织出饕餮纹路。姐己穿得同他是一套，头上戴了一片小巧的黄金发饰，难得盘了头发，却簪了一根青鸟坠四珠串的步摇。那是母亲的发簪。血气上涌，殷郊几欲拔剑上前。殷寿满脸玩味看着他被爱妾羞辱的独子，说：“少司命，还不开始？”

比干从内殿步出，他的身形本就不算高大，虽不曾因为年老而佝偻，但绝无法遮挡正当盛年的殷郊。“上前来，”比干对着殷寿和姐己说道，“到祖宗面前跪下。”

殷寿从容上前，而姐己则跪在属于殷郊母亲的位置上。“不肖孙殷寿携美人苏氏拜见祖宗，求祖宗庇佑赐福。”

“再上前一点，让祖宗看清楚。”比干又说。

苏姐己膝行上前，步摇珠子乱晃，抬起脸，荡开甜美却恶毒的笑容。“把手给我。”比干挂起袖子，露出干枯的手。苏姐己染着蔻丹的右手比玉石还要细嫩，娇娇柔柔递与比干。

“另一只也给我。”

苏姐己面色一僵，笑容凝固在脸上。她看向殷寿，却捉摸不透殷寿的神色。

“给我！”比干猛然抓住她的手腕，抽出短剑：“狐妖，在我殷商列祖列宗面前还不现出原形，乖乖受死？”

殷寿像山一样的身躯横隔在比干与苏姐己之间：“王叔何出此言！”

“朝歌天谴，邪魅滋生，其中有一狐妖每每夜间出没，食人。殷郊为我殷商少司命，追剿此妖，刺伤其左足。苏姐己若非狐妖，左手怎会有剑伤！当着祖宗之面，大王难道要包庇狐妖不成？”

殷寿松手冷笑：“我当是什么，姐己为我舞剑，不慎为剑所伤，宫人皆知。王叔听信殷郊一面之词就要将她斩于剑下？”他转而面向殷郊：“我竟不知你母亲将你教至如此模样！”

“父亲！”殷郊再也无法忍耐。只是比干的利刃比殷郊的话语更快：“等我杀了苏姐己，狐妖自会现出原形！”刀尖刺破苏姐己颈侧的皮肤。血珠顺着脖子滚落，却是来自殷寿的手掌。殷寿握住了刀刃，虎豹似的眼睛看着比干：“若姐己不是狐妖，叔祖岂不是滥杀无辜？”

见殷寿受伤，侍卫一拥而上，将殷寿、比干、姐己、殷郊四人围在中央，兵刃响动之下，鄂夫人又开始唱哄孩子入睡的歌谣，只是歌声里说不清的悲哀与荒凉。

“天谴已至，百姓遭难，成汤江山岌岌可危。大王如何此时心疼一美人？”比干毫不畏惧与殷寿对视。

“想不到王叔竟有如此胸怀。”殷寿松手挡开利刃，喝令侍卫退出门外，宽大的手掌抚过姐己美艳的脸庞。苏姐己在他手掌中颤抖，双眼含泪，楚楚可怜。殷寿转过头，对比干道：“既然王叔不惜人命，不若由王叔来验明姐己真身。成汤血脉能通鬼神者为司命，具有七窍玲珑之心，任何妖孽吃了都会现出原形。”

“扑通。”殷郊跪地，“父亲，如何可为一女子伤叔祖性命？此事因孩儿而起，要挖便挖我的心！”

“殷郊，现在你是殷商的大司命了。”比干远比殷郊看得透彻，如此情形人与妖、对与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被冒犯的王权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他已风烛残年，若就此能为成汤江山再续上一程，又有何可惜？短剑从腹部直插向上，比干拔出剑身扔在地上，手伸进伤口，掏出还在跳动的肝脏。

“叔祖！”殷郊急忙抱住比干失力的身躯，捂住流血不止的伤口。比干倚靠着殷郊的身躯，仍直挺挺地站着：“苏姐己，吃下去！”

苏姐己接过比干的肝脏，颤抖着将七窍玲珑心塞入口腔。

什么也没发生。

比干不可置信地抓住殷郊的手腕，眼睛瞪大了，狠命抽搐了几下，脸色迅速灰败下去。他还未来得及说出一句话，死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带走。“叔祖！”殷郊紧紧抱住老人的身躯，仿佛一瞬间这具身体被抽干了所有血肉，轻飘飘的，可殷郊几乎无法承担这个重量。

“是你害死了你的叔祖，我的王叔。”殷寿俯下身体，“你才是那个罪人。”

在殷寿的身后，苏姐己背过身去，将压在喉咙的肝脏吐了出来，抹去唇边的血液。她抽动鼻子，无比诱人的气息钻进她的鼻腔。此等甘美的血液一旦尝过，其他所有人都不过是将就。她缓缓起身，追寻那股香气见到那个被捆绑的男人。伯邑考，这具身体曾经隐秘地爱恋过的男人用他特有的悲悯的目光注视正在发生的一切。

殷郊真挚而脆弱的精神被殷寿用他的暴行凌虐，属于圣人的七窍玲珑心在地上冷却。同室操戈，究竟是妖掌握了人，还是人掌握了妖。“我想喝活人血。”狐妖的利爪已经按着伯邑考的胸膛。伯邑考没法挣扎，也不想挣扎，余光却可以瞥见，羽箭已经搭在姬发的弓上。

“伯邑考，你算出来了吗？”殷寿踢开与尸体一样灰败的肝脏，居高临下地说：“你父亲伪造卦象，意图谋反，我希望你和他不一样。”

“卦象所示，大王，你将死于血亲之手。”伯邑考淡淡地说。

鄂夫人的歌声仍在飘荡。

【摘星阁 夜晚】

姜后身着青色绸裙，臂弯里挂着浅绿色披帛，手里拿着一个做工精细的木盒，宫人在她身后打着火把，晚风吹起忽明忽暗的火光映照在她不再年轻的脸上。侍卫们为殷商王室的女主人让开道路。她走上摘星阁。

歌舞暂歇，姐已下去换另一身衣裳准备一会儿为殷寿献上另一支舞曲。殷寿畅饮美酒。姜后步入正殿，跪在殿下：“大王。”

“你来做什么。”殷寿并不看妻子的脸。

“我为我们的儿子而来。”姜后抬头看向丈夫熟悉又陌生的面孔，“他被他父亲关入地牢，身为母亲，我无法不心痛、不忧虑。”

“你是来替他求情的？”殷寿放下杯子，雕刻成头颅样式的玉杯与大案相碰发出清脆的鸣响，桃红色的酒液投下一小片瑰丽的幻影，“你可知他犯下的是什么样的错误！”

“我不知道他犯了什么错。”姜后不卑不亢，“他是个好孩子，虽然远算不上聪明。他真心敬仰他的父亲，热爱他的家庭，愿意为大商为天下付出他所拥有的一切。他不曾骄横，不贪慕荣耀，不争权夺利。我实在不知道他能犯下什么样的错误。”

“你在指责我？”殷寿嘴角挑起一个不屑的笑容，“作为一个母亲，还是一个妻子？”

“臣妾不敢。”姜后放下手中的盒子，打开推向前方：“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臣妾与大王相伴多年，只此一子，唯愿大王垂怜。”

殷寿随意扫了一眼。盒子里是一对青玉手镯，金丝银线勾勒出饕餮的纹样。帝乙为他定亲东鲁姜氏，这对手镯是他予姜后的信物。

“看在你的分上，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地牢 夜晚】

精铁与木头搭建的牢笼将人和猛兽都困于其中，地牢从未如此热闹过。有的人原本是死囚，摇身一变又成雄踞一方的伯侯；有的人曾经是王子，坠下高台沦落为十恶不赦的犯人。钥匙打开牢门，商王缓步踏入。

“殷郊。”他俯视被锁链锁在地上的儿子。

“父亲。”殷郊抬头，他身上的贞人服饰已经被扒去，灰色的囚服裹着他精壮的身躯，尘埃与枯草弄脏了他的头发，嘴唇像是干裂的土地。他不确定自己看见的是商王，还只是一个幻象：“您何为会在这里？叔祖……下葬了吗？”

“我已经遣人将大司命的身躯送往桐地，他会和他侍奉了一辈子的先祖葬在一起。”殷寿蹲下身，手轻轻搭上儿子的肩膀。殷郊曾是一个可爱的孩子，象征着殷寿血脉的延续，但是他越长越大越漂亮、正直，殷寿就越讨厌他。黑色只有在黑夜里才不明显，阳光只会让阴暗无所遁形。

“父亲也会把我葬在那里吗？”殷郊低声问。

“为什么这么说。”殷寿抚摸过殷郊的头发，挑出混杂其间的草秆，“虽然我对你很生气，但你是我唯一的儿子。哪怕你要杀了我。”

“怎么会！”地牢外一声闷雷滚过，殷郊脸上挂着与风雷别无二致的焦急，“父亲对于儿子来说比天地神明更加重要，孩儿怎可能会伤害父亲？”

“都说西伯侯姬昌算卦准，他说，我将死于血亲之手。我以为他算错了，让他的儿子再算一次，还是相同的答案。”殷寿握住殷郊的脖颈，将他拉到自己身前，两双肖似的眼睛映出两张相似的面孔，“难道说，他们都算错了？如果他们都是骗子，离间我们父子，那该当何罪？他们的兄弟家人该当何罪？”

“父亲不能杀伯邑考！”殷郊一怔，立刻体味出殷寿的言外之意。

“他是来代他父亲认罪的。我答应他，不杀他父亲，还要放他回西岐。”殷寿松开殷郊站起来，手里玩弄簋管，“伯邑考是孝子，愿意替姬昌赴死。”

“我也可以为父亲而死。”殷郊双膝跪地，仰头看着殷寿，像是看着黑色的太阳，“只求父亲放了伯邑考，不要降罪他的兄弟……家人。”

“你是我仅剩的血脉至亲，我怎舍得让你去死？”殷寿皱眉，神色郁郁伤感。

殷郊半低下头，想了许久，道：“祖宗需要血食积蓄力量破除天谴。在国我为太子，在宗我为司命，在家我为父亲的儿子，没有任何其他祭品的规格能高于此。”

他跪伏在地，声音坚定没有半分迟疑：“我愿献祭自己为大商请命，为父亲请命。”

雨又落了下来，殷郊知道，这是父亲答应了。过了很久他才听见木门合拢，脚步远去。他

缓缓直起身体，又恢复到先前靠墙而坐的模样。突然他听见脚步声去而复返，有人撞在栏杆上：“殷郊！殷郊！”

是姬发的声音。殷郊睁开眼睛。

姬发的外袍湿透，连头发都在滴水，他的声音却好像那些水都来自他的眼睛：“殷郊，你疯了吗？你为什么——”

“父亲答应放你哥哥回西岐了。”刚刚跪得太急太狠，他膝盖痛得无法站立，只能爬到牢笼边上：“别哭了。”

“那你怎么办！”姬发抓住他的手，他用得力太大，抓疼了殷郊，“你真的要把自己祭天？”

“姬发，我和你说过的，对我们殷人来说，死亡不过是去了河的对岸，”殷郊任他握着，汲取姬发的体温：“我们依旧活着。”

“可我不是殷人！”姬发低吼道，“你若祭天，我们如何还能再见！”

殷郊不答。他挣脱出姬发的双手，捧过姬发的脸，隔着牢笼两人额头相抵。

“姬发，我就知道你会折回来。”一声虎啸后，冷冷的嘲弄被地牢放大。崇应彪走了进来，他的外袍也在滴水：“偷人，你未免也太着急了吧。”

“那你又为何会在这里？”姬发猛地往殷郊衣襟上一蹭，再起身时，丝毫没有半分流过泪的样子。

“姬发什么也没做，崇应彪，你不要乱说。”殷郊道。

“你以什么身份命令我？”崇应彪感到好笑，“你已经不是王子了。大王烧了祖宗牌位，也不再需要大司命。”

“哥哥不在这一层，你若想和他说话，向前再往下去的左手边。”姬发看着他的眼睛。

崇应彪讨厌姬发就是从那双眼睛开始，姬发总是这么坦荡，即使做着天地不容之事也仿佛理所应当。他的舌头比剑更加锋利，不假思索挑开崇应彪隐秘的伤口。崇应彪狠狠瞪了姬发一眼，但未再说什么，越过殷郊的囚笼朝更深的地下走去。

“是你。”伯邑考听见声响抬起头，有些意外。

“你要死了。”崇应彪充满恶意地说。

伯邑考很平静，仿佛崇应彪说了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我知道。”

“你不知道！”崇应彪一下子抓住牢门，那门受不住似地发出震天巨响：“你就是非要找死是吗？”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伯邑考想到了什么，一个缓慢的笑容浮现在他的脸上：“那天宗庙外押送人性的侍卫首领原来是你。”

【营地外 夜晚】

被雨水打湿的泥地松软非常，好像人一踩上去就会陷进无尽的深渊。姬发步履匆匆，急躁的雨点掩盖了他的脚步声。连日来发生了这许多事情，他的思绪从未如此混乱、却也从未如此清晰。如今父亲已经平安出城，他要救哥哥、救殷郊，哪怕代价是要与他自小崇拜的英雄为敌！

“姬发。”突然有人拦住他的去路，听声音是姜文焕，“你过来，我有事和你说。”

“明日吧。”姬发含混敷衍，他满心计算着要如何将极为有限的人手安插到每一个环节，算了一遍又一遍，怎样都不够，“我太累了，想先休息。”

“只一会儿，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姜文焕坚持。

姬发站住了脚步。姜文焕极少执拗，鄂顺死后，他愈发安静。姜文焕将他拉到泥墙边角，从披风下摸出一个袋子解开递给姬发。借着哨岗的火，姬发看到的是一颗暗沉的心脏：“这是？”

“大司命的心。”姜文焕说，“苏妲己根本没有把这颗心吃下去，殷郊没有认错人。”

姬发呼吸急促，他伸手把比干的心握在手中。比干于公事上严肃勤谨，于私事上却极为和蔼，尤其疼爱殷郊。不知道是不是姬发的错觉，这颗心还温热着。“你在哪里找到的？”

“墙根下，大概是被人踢过去的。”

“我们没有注意到，殷郊没有注意到，可大王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大王真的被狐妖魅惑了吗？”姬发喃喃。

“你还要先休息吗？”姜文焕将心脏收回袋子里扎紧，这颗心暂时没法处置，只能先由他带回去收好。

“姜文焕，东鲁有多少质子听你的？”姬发的目光牢牢抓住姜文焕。

【祭台 白天】

雨后的空气总是散发着一股湿润的苍意，王家侍卫如同雨后的春笋破土而立，雪白的旌旗飘扬着。鲜亮的铠甲兵器与沉着古旧的祭台形成鲜明的对比，鼓乐齐鸣，曾经无数次唱响的歌谣又一次飘荡在朝歌的上空。姬发的视线牢牢锁在高台之上，刻印着玄鸟的火笼装满炭。巨大挺硕的圆木箍着铁链。不远处的奴隶牵着牛、羊、马、鹿、兕……，一切都是匹配殷商王子的最高规格。

姬发看向天空，殷商王室祭祖有着严格的时刻限制，如今日头逐渐偏西，还未有人将殷郊带上，反而来了一列侍女，每个人的手里捧着红铜纹饰的盥缶。姬发心神不安，迅速看向观礼台。西岐的质子们对上他的眼神都微微点头。

终于，长街的尽头出现十来匹高头骏马，他们身后是一辆装饰豪华华丽的囚车。姬发喉咙滚动，神经质似地不断用手指敲击佩剑。等车靠近到足够看清车中人面孔时，姬发如遭雷击。

车中人被准许洗濯干净，换上繁杂精美的祭服。白皙和煦的面孔，唇边永远凝滞一缕微笑——那分明是伯邑考！

“怎么会是世子？殷郊呢？大王想做什么？”一连串惊呼从太颠嘴边溢出，吕公望赶忙将他拉到身后。

囚车一直行到观礼台前，侍卫抓着伯邑考的手臂将他拉下。殷寿神色冷峻，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伯邑考，我很欣赏你。这天下能像你这样吹篪的人已经不多。我再问你一次，你卜卦的结果究竟是什么？”

“大王，卦象并不会因为我的改口而改变，”伯邑考手臂被缚，身姿依旧秀丽挺拔，“除非大王想问的并不是卦象。”

“你很聪明，伯邑考。”殷寿死死地盯着伯邑考平静的面孔，他能看见姬昌的影子，“但是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我失望。”

“大王本不应该把希望放在谎言之上。”伯邑考的唇边似乎永远凝结着温和的笑意，这让他看起来温顺而无害，就像青翠的绿竹，只有狂风来时才能考验出他不屈的傲骨。

“伯邑考，我答应了殷郊放你回西岐，”伪装的面具终于从殷寿脸庞上滑脱，换作畅快而残忍的笑容，“但是我没有说，你会活着回去。”他微微扬起下巴，隐约透出对即将到来的刑罚隐秘的狂热：“把他带到台上去！”

“现在要怎么办？姬发！”伯邑考一步步走上祭台，偏西的阳光给他温和面孔镀了一层浅金，牵着马的奴隶脱去上身的衣物，露出赤裸的胸膛。太颠神经质似的反复逼问。姬发的嘴唇在抖，手在抖，心也在抖。殷寿是他们的主帅，也是他们的老师，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他们的父亲——他是否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他是否是逼着姬发在哥哥和殷郊之间做抉择？抑或是，他的本性就如野兽酷爱玩弄猎物以便品尝他们的不幸和痛苦？

殷郊在哪里？他还活着吗？

“救哥哥！”姬发低吼一声，抽出长弓对准往伯邑考脖子上套绳索的刽子手。一箭射出仿佛号角，太颠摘下头盔摔在地上，黄色的头巾随风飘扬，他举剑怒吼：“西岐的兄弟们！救世子！”

“拦住他们！”围着高台的侍卫降下长枪，枪尖对准曾经的同袍。兵刃相接，厮杀于混乱中爆发，砍杀的鲜血取代历代商王引以为傲的祭天仪式占据了四方天空下的每一寸土壤。稍远一点的高台上，殷寿看着西岐的黄如若潮水拍打黑色的城墙。潮水总会退去，就像姬发救不了任何人。

伯邑考的四肢和脖颈被绑在马的身后，他没有挣扎。沉重的铠甲声象征着行刑官的到来。崇应彪的面孔依旧带着扭曲的恶意，寡淡的五官之下潜伏着诡异的狂喜。“伯邑考，你要死了。”

伯邑考只是淡淡微笑。崇应彪最讨厌那样的微笑，好像一切成竹在胸，哪怕死亡也不超出他的意外。

“你很期待，不是吗？伯邑考，我不知道你身为西岐的世子为什么要来送死，白白把继承之位送给姬发那小子。我也不知道你和西伯侯究竟在谋划什么。但我知道，只要和你们反着来就对了！”他猛地抽出剑，朝捆着伯邑考的绳索砍去，“你凭什么给不相干的人赔命！”

“哥哥！”太远了，姬发看不真切崇应彪是要杀了伯邑考还是要救他。

哥哥。

一支羽箭没入崇应彪的肩膀，剧痛之中，崇应彪抬头，不远处的高台上崇应鸾举着大弓，

肖似的面孔上没有任何的表情。

“你的好儿子，崇侯虎。”殷寿笑着，听不出嘲弄还是冷酷。帽边镶豹裘的男人从阴影里走了出来，斜飞凤眸扫了一眼流血不止的崇应彪：“大王明鉴。好在我不止这一个儿子。”说话间崇应鸾第二支箭已到，崇应彪贴地一滚避让。但这一箭并非对准崇应彪，崇应鸾目标是伯邑考。他并未停歇，转瞬射出第三支箭。

马受了箭，剧痛之下奋力嘶鸣，朝着各个方向奔驰。血洒在崇应彪脸上。伯邑考的血滚烫，像是给他烙上不会愈合的伤疤。崇应彪从地上爬起来，奋力一抓，跳上其中一匹马。马蓦然受重，反而起跳，越过长枪，一路拖沓着鲜血向外头跑去。

崇应鸾弓上搭着第四支箭，一只手按在他的肩上。

“够了，彪，乃虎之三子。三箭未死，说明他命不该绝。”崇侯虎说。话音未落，忽闻羽箭破空，这一箭却是姬发射的，直上高台，崇侯虎提剑，将利箭从中劈开：“犯人已经处决，大王不如先行避退。”

此刻，一声尖利的口哨划过天际，骏马奔驰朝着祭台冲了过来。

潮水击碎了城墙。

“姬发！世子……”

太颠还要说什么，姬发把他拽上马背，两颗滚烫的眼泪滴在雪龙驹的背上：“走！”

【宗庙 黄昏】

除去层层叠叠的帷幔和一尊尊白骨似的牌位，宗庙不过是一间疏朗宽阔的屋子。殷寿焚去祭案，遣散贞人，一夜破落的宗庙好像幽深潮冷的坟墓。殷郊跪坐在地上，身上绑着玄黑色的绳子甚至奢侈地掺了金线。

姬发应该猜到殷郊在宗庙的。那是殷郊长大的地方，是他的荣耀，是他的沉默，是他的过往。殷寿曾想要一个战士一样的儿子，也许他无法给予殷郊他自己不曾得到的来自父亲的爱，但也许在汗与血的拼杀之中，他能给予他一个战士应得的尊重和骄傲。但这一切过早地破灭了，破灭于殷启的阴鸷，破灭于比干的一句话，破灭于殷郊那双与他母亲过于相像的眼睛。所以如果殷寿要殷郊死，那只会在宗庙。

殷郊把自己献祭给殷商的祖宗神灵，殷寿偏偏要他献祭给一无所有的荒芜。

需要四个奴隶合力才能推开的大门被战马顶破，姬发带着西岐的质子冲进必死之地。甫一踏入，黑墙之上，瓦片之下突然冒出无数双眼睛，暖橘色的光芒落在长弓利箭上也似斑斑血痕。“反贼姬发！还不束手就擒！”孙子羽的抿着嘴唇，眼神并不轻松。这不是在质子旅营地里的小打小闹，不是摔了酒坛烧了披风再醒一番的豪情。孙子羽也曾希望姬发不要来。

捕鼠人都知道，要引诱老鼠须得在笼子之下先放上粟米。殷郊就是姬发的粟米。

“放了殷郊！”姬发平举弓箭。他的箭矢不多了，他身后的人也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必死之局，但姬发反而越来越冷静。死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活着，他突然能够稍微领悟殷郊对死亡的豁达。不再见的痛苦是留给生者的。

“放箭。”孙子羽不再多话，他能做的唯有闭上眼睛，不去看姬发的血溅满黑墙。突然他喉间一凉，尚未来得及感受到痛，血液呛进喉咙带来的窒息夺走了他的反抗能力。孙子羽回头。一个青衣簪孔雀翎的中年男子手持利箭，血珠一颗颗落在地上。

形势突变。是援军，墙上的长弓手被一波瞬杀之后终于反应过来。失去统领，求生的本能让他们顾不上院中人，忙着与身后而来的青衣战士们厮杀。

“带着殷郊，快走！”中年男子道。

“你是谁！”姬发一剑挑断捻了金线的绳索，抓住殷郊让他靠在自己怀中。

“你认识我的儿子姜文焕，你见过我的妹妹，她的名字是姜槐！”中年男子又砍倒一人，不远处王宫禁卫涌向宗庙，东伯侯姜桓楚的卫队与之相较，不若浅溪比之大海。“姬昌的儿子，你若见到姜文焕麻烦告诉他，他父亲让他回东鲁去。”姜桓楚神色不变，从容却坚定地说：“东鲁姜氏绝不奉妖邪做天下共主！”

【路门 黄昏】

“东鲁姜氏绝不奉妖邪做天下共主！”

锋利的簪子距离殷寿的眼睛只有短短几寸，殷寿看着姜槐那双幽深的眼睛。帝乙为殷启选定了南都第一美人鄂氏，给他选了东鲁姜氏。正因如此，从一开始殷寿就知道姜槐不如鄂

氏，无论殷启是个怎样的废物，帝乙都只会把最好的留给他。其实姜槐也还不错，他心底曾有声音暗示，娴静貌美，温柔和顺，而且给他生了一个健康强壮的儿子。殷寿以为即使他对殷郊毫无感情，也曾怜惜过姜槐抚养亲子的辛苦。

姜槐穿着王后华丽的外衫，里面却是深青色的蟠螭。殷寿离开祭台，姜槐于路门外等他，眉宇间有着东方细雨一般的焦灼愁绪。她于此处守望，但从未守望殷寿。这个认知放在从前或许会让殷寿愤怒，但如今他提早一步毁灭了姜槐的全部希望，只剩下畅快。姜槐的脖颈在他的手掌之中，触感和槐花一样细腻。

“你就这么想陪殷郊？”殷寿扼着结发妻子的喉咙，血液不流通，姜槐的脸上泛起不祥的死红，“别忘了，你来自东鲁，而他是殷人。你将前往冥府，而他则和先祖在一起，看着他的父亲永世为王！”

脊骨折断的声音像是射落一只大雁，姜槐的身体软倒在尘土里。远处一方天空被映得通红，滚滚浓烟直上，深院之内，内侍与宫人的惊呼连成一片：“西寝走水了！”

有人救火，有人纵火。铁甲奔忙，裙裾慌乱。老银杏焚死之前轰然倒地，早就疯了的鄂氏一手牵着她的木头孩子，一手拿着钢背直刃，从漫天大火中缓步而出，高贵得宛若女魃。南都都喜欢用直刃，干脆，利落。她穿着未嫁时最爱的红衣，刀尖指着城门。姚庶良为她牵来了马。她翻身骑上马背，青丝里隐约可见白发：“南都的将士们，我们回家！”

【摘星楼 黄昏】

庄重、肃穆、纷繁、吵嚷，这一天可真漫长，但要是放在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又很短暂。她好饿，苏妲己从怀里掏出伯邑考的头，端端正正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她拖着衣裙把他从祭台捡了回来。伯邑考的脸上留有死前最后一缕笑意。他应该死得不痛，只是这颗头颅沾了尘土卷了边，血从断口漏了个干净，本就白皙的面孔完全没了血色，苏妲己用自己的衣袖擦去他脸上的灰尘。这么一来，他又像一块无瑕的白玉。

爱是饥饿。它用了苏护女儿的身体就得忍耐这种饥饿。九尾狐脱出肉身，落在地上。苏妲己失去生机的身体像是一株死去但没来得及枯萎的水仙。她垂下的头发把伯邑考的头颅网在其中，紧密相拥着。

狐狸又看了一眼这对无缘的爱人，跳出窗棂，奔向殷寿。

【城门 夜晚】

雷声又响。平民与奴隶抬头，朝歌今年的雨水未免也太多了一点。大地震动，原来不是雷声，是奔马，全副武装唯独没戴头盔的侍卫与他们胯下的战马掀起黄沙和烟尘。为首的是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怀里还抱着个人，没有一丝杂色的白马十分矫健，以一驼二也不显疲态。

城门的守将严阵以待。

“姜文焕，我带来了你父亲的遗言！”姬发没有停马，他的声音沙哑，语调却异常的高：“他要你回东鲁去！他说——”

“东鲁姜氏绝不奉妖邪为天下共主。”守将的脸上露出悲伤的笑容，“我听见了，姬发。你们听见了吗？”

回答他的是东鲁质子们的整齐划一的怒吼：“东鲁绝不奉妖邪为天下共主！”

“开关！放行！”姜文焕手拉缰绳，腿一夹马肚，骏马调转了方向。东鲁的质子们齐齐上马。姜黄与青绿分裂成两股支流，自朝歌而下。“姬发，我们就此别过。”姜文焕伏低身体，月亮照着他的面孔。悲痛并不让他疯狂反而令他格外坚强：“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再见！希望那天我们的刀剑仍对准一个方向！依然能够把后背交给对方！”

“好！”风猛地灌入姬发的胸腔，他能尝到喉咙口涌出来的腥甜，埋葬了他的八年过往的朝歌像是索命的漩涡，稍慢一点就会被无情地吞噬，嚼碎，消化，作为供应朝歌残酷美丽的养料。他紧紧抱住殷郊。雀金发簪掉了，殷郊乌黑的长发落在他的臂弯。

他们就这样逃亡。

“小心前面！”太颠抹掉额头上的汗，惊叫道。一匹没有鞍的马背负着一个失去意识的人。那个人还穿着与他们相似的铠甲，肩上竖着一枚雁羽箭。祭祀用马经不住战马血腥肃杀的威吓，左右跑跳，眼见着那个人就要滑落——他下落的方向是悬崖。

“崇应彪？！”姬发眯起眼睛，崇应彪并不是一个人，他抱着什么东西，即使失血到半昏迷也不曾松手。血色与月色中间夹着一抹杏色，姬发想起很多年前伯邑考将他上身抱在怀

中，握着他的手拉开长弓。哥哥的右手上戴着一只杏色的犀角扳指。

雪龙驹闻到熟悉的气息不住嘶鸣，朝着崇应彪奔去。

“姬发！！！”

他们一同坠下悬崖。

【黄河岸 黎明】

黄河的水流冰冷而湍急，残存的朦胧夜色下看上去与冥河无异。姬发终于升起火，手心朝着灼热的火焰，膝上躺着殷郊，盖着他湿透的披风，蛾白的边缘抵着下巴。

姬发看着他。他经常这么看着殷郊。每一个偷溜到宗庙过夜的黎明，他都会这么看着殷郊，再轻手轻脚赶在别人发现之前赶回营地。殷郊睡着比他醒着时看上去要年幼一些，凸显美丽的锋锐被收在浓密的眼睫之下，好像守护着一个久远而古老的秘密。

“哈哈——”崇应彪的笑声凄厉如鬼魅，他坐在岸边的石头上，肩膀还在流血。他抱着伯邑考的一只手，被撕裂的短肌理连着血管垂在他脏兮兮的领口上，像是一个活生生的噩梦，杏色的扳指贴着侧脸：“你这么会算，你算到最后带你走的人是我了吗？”

一连串又一连串听不清楚地喃喃自语，崇应彪大概是疯了。

“姬发——”“姬发——”马蹄声混合着力竭之后的嘶哑，太颠他们带着人找下来了。

其实，我有什么资格说崇应彪疯了呢？姬发的脸色虽然平静，但是颤抖的手出卖了他——他正在用全部的意志压制一触即发的情绪。他又把披风往上拉了一拉，但是无论他如何仔细遮盖，都无法盖住殷郊从脖颈蔓延到秊丽的脸上的紫色瘀斑。

熹微的阳光与火光照亮了姬发的眼睛。他的眼睛如同虎豹，死死咬着他们来时的方向。

伐纣！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